



丝瓜藤绕故乡情

■王科军



早晨起床，看见邻居家墙边的丝瓜棚上爬满了藤蔓，浓荫覆盖在丝瓜棚上，透出阵阵凉意。一朵朵尽情盛开的丝瓜花争奇斗艳，一根根丝瓜从瓜棚上垂挂下来，头上还带着小黄花。几只小蜜蜂在丝瓜棚上飞来飞去，时不时钻进花瓣里采蜜，或在枝叶间盘旋。此时不由想起宋代诗人杜汝能写的《丝瓜》：“寂寥篱户人泉声，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

小时候，丝瓜是我家小院里的常客。每年清明节前后，母亲都会在墙角处撒下几粒丝瓜籽，春暖花开时，丝瓜苗就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几乎不用怎样打理，一株株丝瓜苗都争着茁壮成长。丝瓜的生命力极强，一缕阳光，一瓢井水，丝瓜藤蔓就会在父亲用麻绳和树枝搭成的棚子上分蘖长叶，伸枝爬藤。不久，小院里花黄果翠，生机无限，一根根丝瓜悬挂在瓜

棚下，一股浓浓的田园风情扑面而来。

丝瓜的花期很长，从盛夏到深秋，它不停开花，不停结瓜。农家的饭桌上，丝瓜的香味经久飘香，更让我敬佩的是丝瓜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它都能伸着长长的枝蔓，展现无限生机。丝瓜藤蔓有时会爬过围墙，在墙的另一边开花结果，邻居就会隔着墙喊：“丝瓜该摘了，再不摘就老了。”母亲在这边大声喊：“趁现在丝瓜鲜嫩，你快摘几个吃吧。”哪一天空闲时，母亲会到院里摘下丝瓜送给左邻右舍，邻居们无不欣喜感激。

丝瓜是农家的家常菜，不仅色泽碧绿，瓜肉柔滑鲜香，爽口不腻，还可烹可炒，荤素皆宜。另外，丝瓜也有药用价值，它生津止渴、解暑除烦，具有解毒消肿、止痛止血、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丝瓜虽不是昂贵的菜，但清甜脆嫩的口感，流畅的线条外形，还有那细长的藤蔓，在人们心中留下一片美好，更深受历代诗人青睐。

到了深秋，秋风萧瑟天气凉，丝瓜也慢慢迎来垂垂暮年，丰腴肥美的身姿逐渐干枯消瘦，变得轻飘飘的。把丝瓜摘下来，剥开干裂的外衣，紧密交织、丝丝缕缕的筋络便呈现眼前，这时候的丝瓜已经不能吃了，但瓜瓢可以用来刷锅洗碗。陆游曾赞美说：“丝瓜涤砚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除了作洁具，宋代诗人赵梅隐《咏丝瓜》黄花褪束绿身长，百结丝包困晓霜。虚瘦得来成一捻，刚偎人面染脂香。意思是说瓜瓢还可用来当洗脸巾。

丝瓜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呢？瓜籽可以当瓜种。顺着丝瓜瓢一头，把瓜籽倒出来，收好，即是瓜种，来年种在小院里，又是一季葳蕤满架的风景。

看着邻居家的丝瓜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坐在故乡农家小院里丝瓜架的绿荫下，清风悠悠，绿波荡漾，或读书，或闲聊，看一看淡雅的黄花，摘一根从青藤绿叶间垂下细腰纤纤的丝瓜，令人心旷神怡，思绪飘逸。此时此刻，一种思乡情结如丝瓜藤一般在心中缠绕……

五彩手绳

■何思懿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端午节这天，我早早就系上了美丽的五彩手绳，心里满是欣喜和自豪。

时间回到一天前，妈妈拿出彩线盒，说端午节快到了，准备为我编织一条彩绳。只见妈妈剪裁了一长一短两根彩线，短的一条当轴线，用夹子固定好两端，长的一条在轴线下方对折备用。万事俱备，只见妈妈一手拉圈，一手穿线，压紧、捋平。如此反复，左右交替打结，一个漂亮的平结就系好了。妈妈的动作是那样娴熟优雅，双手就像蝴蝶一样在彩线中翻飞。我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不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妈妈问需不需要帮忙，我说不用。

我向妈妈要了彩线，拿着便跑回自己的房间，准备学着妈妈的样子编条彩绳。看着妈妈编织时感觉并不难，可彩线到我手里就变得不听话了，难为了一头汗，我的“豆腐渣工程”终于出炉了！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别提多难看了。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妈妈请过来帮助我。经过妈妈一对一辅导，我的技术突飞猛进，不知不觉就编了一长截儿，可总感觉没有妈妈编织得匀称、美观。妈妈鼓励我说：“不要紧，刚开始

都是这样的，这已经编得不错了，再多加练习就更好了。”是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反复尝试，终于，编成功了！编得像妈妈编得一样好看。我迫不及待地喊妈妈：“妈妈快来，我编好了！”妈妈过来一看，笑着摇了摇头说：“别急，还要收尾呢。”妈妈比了比我的手腕，确认长短合适后，让我挑选了两颗亮晶晶的小圆珠。开始收尾了，妈妈让我将编好的手绳首尾重叠，另起一根彩线继续系上平结，作为可以调节长短的活扣，然后左右缀上彩珠，金刚结结尾，烧线头，最后再作整理。看，一条精致、漂亮的五彩手绳大功告成！我激动得一蹦三尺高，我盼着端午节到来，戴上我亲手编织的这条五彩绳。

妈妈告诉我，端午节系五彩绳的习俗起源于汉代，小孩子在端午节这天系上五彩绳，就会驱散烦恼和忧愁，带来一年的安康和好运。我暗自思忖：一条彩绳千千结，看似平常却来之不易，它寄托着长辈们美好的期许，这不正是另一条传颂千年的“慈母手中线”吗？

端午节这天，我和妈妈都戴上了五彩手绳，这是我和妈妈一起完成的，心中备感欣喜和自豪。

走过老街

■胡玉华

濒临沙颍河之畔，贯通周口沙颍河南岸老街与新街之间的中正街，过去在周口可谓闻名遐迩，称一条街着实言过其实，其实不过是一条长近百米、宽仅二米多的街巷，若称巷子则恰如其分。

古老的中正街，是红石板铺就的长巷，巷深路窄，两边是饱经风霜的古老民居，一处处斑驳的老墙与破损的门窗，有着褪不去的历史沧桑感，无不透射出古旧年代的气息，让人恍若置身于古镇周家口。

历经沧桑的老街，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见证了周家口昔日的繁荣与鼎盛，古老的大渡口码头遗址近在咫尺。遥想当年，周家口为明清时期的漕运重镇，五省通衢，商贾云集。彼时的沙颍河水运异常繁忙，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壮观景象，令三川交汇素有“小武汉”之称的周家口人引以为豪。

在古老的大渡口码头遗址所在地的南岸河边，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木桩，多被河水所淹没，在枯水季或大闸截流时，偶尔会露出水面见天日。久经岁月与河水的洗礼，水中的木桩，早已残缺不全，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但亦抹不去它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一根根腐朽的木桩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中正街口西邻的新街向南延伸不过千米，是过去周口牲口交易市场所在地，其鼎盛时期的牲口交易市场异常火爆繁荣。沿街数百米长的便道两旁呈一字排开的木桩上，拴满了待交易的牲口。不宽的街道上，南来北往操着不同口音的牲口客及行人摩肩接踵，人声鼎沸，马嘶驴鸣，牛哞哞地叫个不停。

那年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牛马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很大，是农民不可或缺的好帮手。因而彼时的周口牲口交易市场应运而生，买卖兴隆，辐射周边地市，乃至相邻的山东、安徽等省份，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牲口客前来交易。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中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牲口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与优势日渐减弱，盛极一时的周口牲口交易市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中正街作为周口现存为数不多的具有悠久历史的老街巷、作为横亘在老街与新街之间独一无二的便捷通道，多少年来极大方便了附近居民的出行，人们借助中正街可在老街与新街之间自由穿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走过中正街的次数可以说不计其数，但近些年来由于历经两次搬迁易居，每年走过中正街的次数屈指可数，多数也是与之擦肩而过，但无论走过此街次数的多与少，每次走过中正街都会有一种亲近感。

中正街两边的建筑，以前为清一色原汁原味的古民居，传统的青砖黛瓦，古朴典雅。历经沧桑，多已残破不堪，屡经住户修缮，虽然难以复旧如初，但整体而言，格局依旧，古风犹存。它犹如一个渐渐老去的美人，虽然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但风采依旧，而历经岁月的磨砺，反而呈现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老街对于人们来说，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有二百五十块左右红石板铺砌的老街，由于两侧排列整齐而又十分拥挤的房屋，显得非常狭窄、悠长、宁静、古朴。虽地处喧闹的两街之间，又不失为闹中取静，尽显安静祥和，犹如世外桃源。

初夏时节，中正街接近西边出口处的一户人家门口看上去颇有些年头的石榴树开花了。“榴花开欲燃”，一树火红稠密的石榴花开得美艳，微风轻拂，树下落红遍地。一老妪闲坐在门前，容颜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显得慈祥与从容。

走出街巷，我心中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周口老街一景